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两晋历史演义

(四)

〔民国〕蔡东藩著

## 目摇摇录

第四十七回	摇 饒刘翔晋臣受责 逐高钊燕主逞威	员
第四十八回	摇 斩敌将进灭宇文部 违朝议徙镇襄阳城	员
第四十九回	摇 擢桓温移督荆梁 降李势荡平巴蜀	员
第五十回	摇 选将得人凉州破敌 筑宫渔色石氏宣淫	员
第五十一回	摇 诛逆子纵火焚尸 责病主抗颜极谏	猿
第五十二回	摇 乘羯乱进攻反失利 弑赵主易位又遭囚	源
第五十三回	摇 养子复宗冉闵复姓 孱主授首石氏垂亡	缘
第五十四回	摇 却桓温晋相贻书 灭冉魏燕王僭号	源
第五十五回	摇 拒忠言殷浩丧师 射敌帅桓温得胜	猿
第五十六回	摇 逞刑戮苻生纵虐 盗淫威张祚杀身	员
第五十七回	摇 具使才说下凉州 满恶贯变生秦阙	员

第五十八回	摇	围广固慕容恪善谋 战东河诸葛攸败绩	.....	员	固
第五十九回	摇	谢安石应征变节 张天锡乘乱弑君	.....	员	怨
第六十回	摇	失洛阳沈劲死义 阻石门桓温退师	.....	员	怨
第六十一回	摇	慕容垂避祸奔秦 王景略统兵入洛	.....	员	惠
第六十二回	摇	略燕地连摧敌将 拔邺城追掳虜王	.....	员	惠

## 第四十七回 摇 饒刘翔晋臣受责 逐高钊燕主逞威

摇摇却说汉主李寿,得了赵主来书,竟喜出望外,即遣散骑常侍王嘏,中常侍王广,驰赴邺中,与赵定约。龚壮曾上阵封事,劝寿附晋,寿不肯从。至是又谏阻联赵,仍然不听。且大修军舰,储粮缮甲,准备东下。一面命尚书令马当为六军大都督,调集军士七万余人,齐至东场,由寿亲往校阅,并下书誓众,略言“吴会遗烬,久遭天诛,今将大兴百万,躬行天讨”云云。及军舰告成,便分载水师,舳集成都城下。寿登城俯瞰,但见帆樯蔽日,轴轳横江,不由得露出骄容,洋洋得意。偏群臣多与寿异心,相率谏阻道:“我国地小兵单,只可自守,不应进取。且吴会险远,更未易图,一动不如一静,幸勿为赵所误,自蹈危机。”寿怒叱道:“天与不取,反受其咎,今赵欲与我平分江南,正是天授我朝的机会,奈何勿往?”广汉太守解思明,再向寿反复陈词,极言利害,寿终不信。至龚壮申疏切谏,谓通胡宁可通晋,并援假虞灭虢事以戒寿,寿尚以为非。又经群臣叩头固争,方才罢议。大众齐称万岁。

寿有旧将李闳,前为东晋所获,得间奔赵。寿向赵致书,请遣还李闳。书中称虎为赵王石君,虎未免不悦,付诸廷议。中书监王波进言道:“李闳尝志在故国,以死自誓,诚使陛下遣还蜀汉,使彼感恩,理当纠率宗族,归向王化,就使不如臣料,我国将多士众,何必留这一人?今寿既自称尊号,僭据一方,若我用制诏,彼必不受,不如赠以国书,示彼大度,免有违言,这也未始非怀柔之计。”虎意乃释然,遣闳使归。适挹娄国献入楛矢,波谓可转赠巴蜀,使寿知我国威服远人,虎亦依

议,因派使臣偕闾赴蜀,往送楛矢。及使臣返国,报称李寿并未称谢,且下令国中道:“羯使来庭,献楛矢。”于是石虎大怒,黜免王波,令以白衣领职。既而凉州牧张骏,遣别驾马诜至赵,贡献方物,虎颇有喜色,览及来文,语多蹇傲。虎转喜为怒,即欲斩诜。侍中石璞道:“今日为陛下大患,莫若江东,区区河右,何关轻重?今若斩马诜,必征张骏,出师西略,无暇南讨,建业君臣,反得苟延过去,岂非失策?况梁州一隅,就使胜彼,也不足为武。不胜反貽笑四邻,倒不如格外厚抚,使彼改图谢罪。彼若执迷不悟,往讨未迟。”虎乃礼待马诜,便即遣归。

忽闻燕兵有入侵消息,乃大加防备,集兵五十万,具船万艘,自河通海,运谷千一百万至乐安城。且由幽州东迄白狼山,广兴屯田,括取民马,得四万余匹,大阅宛阳,为攻燕计。哪知燕王邴已探悉虎谋,密与诸将商议道:“石虎专顾乐安城,总道是防守重复,固若金汤,若蓟城南北,必不设备。我今从间道出发,掩他不备,破彼积聚,才不致他轻觑哩!”说着即整率各军,从蠡螭塞攻入赵境,连破各戍,直抵蓟城。幽州刺史石光,拥兵数万,不敢出战,但闭城拒守。燕兵转渡武遂津,驰诣高阳,沿途焚毁积聚,掠徙幽冀三万余户而还。虎闻燕兵入境,急拟整军对敌,一时未及召齐,只好迁延数日。到了兵马会集,燕兵已饱载远扬,虎始知邴有智略,倒也不敢轻自出兵了。邴引兵归国,因前使刘翔等,尚留江东,未见北返,乃再贻晋中书监庾冰书,责他忘仇误国,大略说是:

君以椒房之亲,舅氏之昵,总据枢机,出纳王命,兼拥列将州司之位,昆弟网罗,显布畿甸,自秦汉以

来，隆赫之极，岂有若此者乎？以吾观之，若功就事举，必享申伯之名，如或不立，不免梁冀之迹矣。每观史传，未尝不宠恣母族，使执权乱朝，先有殊世之勋，寻有负乘之累，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。吾尝忿历代之王，不尽防萌终宠之术，何不以一土之封，令藩国相承，如周之齐陈？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，宁复有黜辱之忧乎？窦武何进，虚己好善，天下归心，虽为阉竖所危，天下嗟痛，犹有能履以不骄，图国亡身故也。方今天下有倒悬之急，中夏遭僭逆之寇，家有漉血之怨，人有复仇之憾，宁得安枕逍遥，雅谈卒岁？吾虽寡德，过蒙先帝列将之授，以数郡之人，尚欲并吞强虏，是以自顷及今，交锋接刃，一时务农，三时用武，而犹师徒不顿，仓有余粟，敌人日畏，我境日广。况乃王者之威，堂堂之势，岂可同年而语？若之何不自振作，反为胡人笑也？传曰：“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。”幸执事图之！

是时江左君臣，为了燕使乞封问题，议论经年，尚未决定。燕使刘翔，争论数次，晋廷总借口成制，谓大将军不处边，异姓不封王，翔不得所请，所以淹留不去。至燕王祁贻书责冰，冰颇加惭惧，乃与中书令何充商议，不如封毓为王。充尝与刘翔会叙，翔直言语充道：“四海板荡，忽已三纪，宗社为墟，生灵涂炭，这正庙堂宵旰忧劳，卧薪尝胆的时候。翔羁居年余，每见诸公宴安江左，以奢靡为荣，以放诞为贤，试问如此过去，怎能尊主济民呢？”充闻翔言，也觉抱愧。因与冰联名奏请，乞封慕容祁为大将军、幽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。成帝下诏依议，翔

既得奉诏，乃入朝辞行。朝旨又授翔为代郡太守，翔固辞不受，叩头趋出，当下与晋臣等告别，整装启行。公卿等饯送都门，宴饮尽欢，翔慨然道：“古时少康兴夏，一成一旅，尚灭有穷，勾践霸越，甲楯三千，终沼强吴，蔓草尚宜早除，况国仇呢？今石虎李寿，志在吞噬，王师即未能澄清北方，亦当从事巴蜀，一旦石虎先人举事，西并李寿，据形胜地以临东南，虽有智士，恐也不能善后了。”中护军谢广，时亦在座，奋衣起应道：“刘君高论，实获我心，应该大家努力呢。”已而饮毕撤席，翔等自去，晋臣等当然散归。

才过数日，忽宫中传出大丧，乃是皇后杜氏，得病而亡。百官相率入临，毋庸絮述。杜后在位六年，未得子嗣，享年只二十有一，当时三吴女子，并簪白花，好似素柰一般。相传为天亡织女，因着素服，哪知适应在杜后身上。成帝下诏治丧，概从节俭，应筑陵墓，但求洁扫，不得滥用涂车刍灵。又禁远近遣使吊赠，俟至葬讫，概令臣民释服。追谥杜后为恭皇后。杜后歿后，宫中要算周贵人最邀宠眷，生有二男，长名丕，次名奕。后文自有表见。

好容易过了一年，元旦正值日食，都人目为不祥。又越半载，成帝不豫，竟至辍朝。王公大臣，统至宫门请安，不意有中书符敕，颁发出来，谓不得擅纳宰相，大众不禁失色。中书监庾冰，独不改容，徐徐说道：“敕从何来？我备位中书，毫不接洽，可见得是虚伪了。”当下入宫拷问，果无是敕。冰但戒饬僚吏，此后务从审慎，不必追究既往，所以群疑俱释，镇定如常。及入谒成帝，见帝病已垂危。拟请以琅琊王岳为嗣。岳系成帝母弟，比成帝仅少一岁，冰因成帝二子，皆在襁褓，故欲立长君。中书何充在侧，私语庾冰道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

若嗣立皇弟 ,如何处置孺子 ?”冰答道 :“强寇逼伺 ,国家未靖 ,倘再立幼主 ,如何支持社稷呢 ?”未几 ,由成帝传召大臣 ,并授顾命 ,除冰、充二人外 ,尚有武陵王晞 ,会稽王昱 ,尚书令诸葛恢 ,均至榻前受旨。冰即请立琅琊王岳。成帝颌首 ,便令冰代草遗诏 ,诏云 :

朕以眇年获嗣洪绪 ,托于王公之上 ,于兹十有八年 ,未能阐融政道 ,剪除逋□ ,夙夜战兢 ,不遑宁处。今忽遭疾 ,竟致不起 ,是用震悼于厥心。千龄眇眇 ,未堪艰难 ,司徒琅琊王岳 ,亲则母弟 ,体则仁长 ,君人之风 ,允塞时望 ,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 ,以祇奉祖宗明祀 ,协和内外 ,允执其中。呜呼 ! 敬之哉 ! 无坠祖宗之顾命 !

遗诏既已草就 ,冰等乃退。越三日 ,成帝驾崩 ,年只二十二。帝冲龄嗣统 ,受制舅家 ,苏峻叛乱 ,实由庾亮一人激成。及乱事告平 ,迁亮出镇 ,成帝方得亲理万几。但亮尚思干预朝纲 ,引子弟为要援 ,庾冰居内 ,庾翼居外 ,还算有些才干 ,足当大任。惟豫州刺史庾恽 ,素性褊狭 ,尝与江州刺史王允之有嫌 ,特遣人赍送毒酒 ,谋害允之。允之却也小心 ,先把酒令犬试饮 ,犬一饮即毙 ,因将情状表闻。成帝不禁动怒道 :“大舅已乱天下 ,小舅复敢出此么 ?”这语传到芜湖 ,恽悔惧交并 ,又当庾亮歿后 ,失一护符 ,自恐得罪被谴 ,遂致仰药自杀。王公大臣 ,始畏成帝英明 ,且成帝崇俭恶奢 ,力求简约 ,尝欲就后园增设射堂 ,估计需四十金 ,便即罢议。可惜年方逾冠 ,便即去世 ,这也是气运使然 ,无可挽回呢 !

皇弟琅玕王岳，受遗入嗣，即皇帝位，是谓康帝，封成帝子丕为琅玕王，丕弟奕为东海王，追尊成帝为显宗，奉葬兴平陵，进中书令何充为骠骑将军，中书监庾冰，为车骑将军，令他同心辅政，匡奕王室。此外文武百官，各增二等。立王妃褚氏为皇后，后为豫章太守褚裒女，裒字季野，为京兆人氏，慎重寡言，夙负盛名。桓彝尝谓季野有皮里春秋，说他外无臧否，内寓褒贬。谢安亦极加推重，尝语人云：“裒虽不言，却具四时正气。”郗鉴辟裒为参军，嗣迁司徒从事中郎，转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成帝闻裒女端淑，因聘为母弟琅琊王妃，至是夫尊妻贵，遂得正位中宫。裒方出为豫章太守，特旨征召，迁官侍中。他却不愿内任，有志避嫌，坚求外调。适江州刺史王允之病歿，乃令裒代刺江州，出镇半洲。

越年元旦，改正朔为建元元年。建元二字，由庾冰议定。冰拥立康帝，原以长君利国为名，但未尝不怀着一种鬼胎。康帝为成帝母弟，当然是庾氏次甥，冰仍居舅氏地位，不致疏远，所以年号亦议定建元，取再兴中朝的意义。有人入语冰道：“从前郭璞遗下讖文，曾云立始之际丘山颓，今年号建元，建训为立，元训为始，丘山即嗣皇本名，据此看来，这年号应即改易，不宜自应讖语。”冰也觉失惊，渐复自叹道：“吉凶早定，但改年号，恐未必就能禳灾呢！”遂仍用建元二字。果然康帝不能永年，事见后文。

且说燕王邴既受晋册封，特授刘翔为东夷校尉，领大将军长史。使内史阳裕为左司马，令至龙山西麓，督工筑城。建立宗庙宫阙，取名龙城，率众徙居，作为新都。邴兄慕容翰，曾出奔段氏，段氏败亡，又北走宇文部，部酋逸豆归忌翰才名，阴欲加害。翰乃佯狂酣饮，或被发歌呼，或拜跪乞食，逸豆归以为

真疯,不复监察,听令自由。翰得随地往返,默览山川形势,一一记忆。祁追忆翰才,且因他挟嫌出奔,并非叛乱,特令商人王车,至宇文部觐翰,劝令归国,并密遗弓矢。翰遂窃逸豆归名马,自挈二子,携弓矢逃归。逸豆归闻翰脱走,忙使骁骑百余名追将翰,要追及,翰回身顾语道:“我久客思归,既得上马,断无还理。我前此佯作愚狂,实是诳汝,我艺犹在,幸勿相逼,自取死亡哩!”追骑见他手下寥寥,不肯退回,仍然趋进。翰复朗声道:“我久居汝国,不愿杀汝,汝今可距我百步,握刀立住,我若得射中汝刀,汝即可回去,非我敌手,如或我射不中,汝等尽可追来。”前追骑乃解刀立住,由翰射箭。翰发箭射去,叮当一响,正中刀环,追骑便即骇走。翰得揽辔徐归。

祁闻翰至,大喜出迎,握手道故,殷勤款待,仍署翰为建威将军。翰乃为祁设策道:“宇文部强盛日久,屡为我患。今逸豆归性情庸暗,将帅非才,国无防卫,军无部伍,臣久在他国,熟悉地形,彼虽远附强羯,声势不接,缓急难恃。我若发兵往击,可保必胜。惟高句丽接近我国,常相窥伺,我果破灭宇文,免不得使彼生惧,俟我一出,必且掩我不备,乘虚深入。我少留兵卒,不足自守,多留兵卒,不足远行,这却是心腹大患,应该早除。宇文部只知负固,料不能远来争利。我既得取高句丽,再还取宇文部,势如反手,立见成功。至两国既平,利尽东海,国富兵强,无返顾之忧,然后好徐图中原了。”祁连声称善,即召集将士,出攻高句丽。高句丽古称朝鲜,系周时箕子旧封,汉初为燕人卫满所篡,两传即亡,地为汉有。至汉元帝时,汉威已衰,不能及远,高朱蒙纠众自立,创建高句丽国,后来日渐强大,屡寇辽东。慕容氏据有辽土,尚与高句丽时有战争,朱蒙十世孙钊,号称故国原王,正与慕容祁同时。祁既决意东

略，遂与诸将会议军情。诸将谓高句丽有二道，北道坦平，南道险狭，今不如从北道进兵，较为无虞。独慕容翰献议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臣谓宜南北并进，使他应接不暇，方可得志。且虏情必谓我从北道，当重北轻南，我正可避实击虚，以南道为正兵，北道为偏师。大王宜自率锐骑，掩入南道，出其不意，直捣彼都，别遣他将出北道，就使北道无功，我已取彼腹心，四肢亦何能为呢？”祁依翰议，即命翰为前锋，由南道进兵，自督劲卒四万为后应。另派长史王宇等，率兵万五千人，从北道徐入。

高句丽王钊，果然如翰所料，注重北面，所有国中精锐，悉令出诸北道，即命弟武为统帅，自挈老弱残兵，防备南道。不意慕容翰从南道杀来，部下都是锐卒，搅入高句丽阵中，好似虎入羊众，所向披靡。钊尚勉强抵敌，东拦西阻，至慕容祁继进，势如潮涌，无坚不摧，高句丽兵统是羸弱，哪里还能招架？不是被杀，就是四溃。单剩钊子身逃走，不敢还都。燕兵乘胜长驱，攻入高句丽都城。钊母及妻子统被燕兵拘住，钊父利墓，亦为所掘，所有库中珍宝，及男女五万余口，悉遭掳掠。高句丽都城，叫作丸都，简直是搬徙一空，变做墟落。祁还拟穷兵追钊，闻北道兵已经败没，乃变计言归，载钊父尸，及钊母钊妻钊子，并子女玉帛等，一并驱回。临行时，复将丸都城毁去。钊穷无所归，不得已遣使至燕，奉款称臣，乞还父尸及母妻等。祁将钊父尸发还，留母为质。钊亦没法，只好收拾残众，徙都国内城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慈母娇妻悉受擒，丸都王气尽销沉。

须知御侮需才智，庸弱何能免敌侵？

邗既战胜高句丽，乃规取宇文部。究竟宇文部是否被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有国耻而不能雪，有国仇而不能报，偷安旦夕，故步自封，宜其见笑外人，为慕容暉所揶揄，与燕使刘翔之讥议也。庾冰身为大臣，但知久揽政权，拥立次甥，听其言，未始非计，问其心，不免近私，其与亮悻之相去有几何哉？慕容暉贻书而即惧，至若何充抗议，乃以长君为借口，固执不从，对外何怯，对内何勇也。暉用慕容翰言，欲图宇文部，先攻高句丽，并且避实击虚，皆如所料。高钊败走，丸都陷没，子女玉帛，悉数掳归。翰之为暉计固得矣，而其自为计则未也。敌国破而谋臣亡，翰其能免此祸乎？

## 第四十八回 摇摇斩敌将进灭宇文部 违朝议徙镇襄阳城

摇摇却说慕容<sub>祁</sub>既破高句丽，即谋取宇文部。宇文部酋逸豆归，却先遣国相莫浅浑，引兵击燕。<sub>祁</sub>反下令诸将，不准出战，但须严守寨。莫浅浑数次挑战，无人对敌，还道是燕兵怯弱，不足为虑，遂报知逸豆归，述及燕兵畏懦情形。逸豆归信以为真，遂酣饮纵猎，不复设备。哪知过了一月，燕兵奋击莫浅浑，莫浅浑大败而逃，仅以身免，余众都被燕兵俘去。逸豆归方才着急，忙遣骁将涉奕干等，调集精兵，防堵燕军。果然慕容<sub>祁</sub>乘胜大举，令建威将军慕容翰为先锋，刘佩为副，率着骑士二万，作为正兵，再分遣广威将军慕容军、渡辽将军慕容恪、平狄将军慕容霸，及折冲将军慕容舆根，三道并进，自引亲兵为后应。左司马高诩道：“我军今伐宇文部，无虑不胜，惟恐将帅未免罹殃。”说着，也不愿回家，但使人传语妻孥，嘱及家事，便即从军前行。

宇文将涉奕干，自恃骁勇，麾众逆战。慕容翰、刘佩、高诩等，与他厮杀，两下鏖斗，足足战了半日有余，未分胜负。时将天暮，翰等拟鸣金收军，不防对面阵内，一声梆响，箭如雨发，燕兵多被射倒。翰不禁大怒，自与刘佩高诩断后，麾军退还。那来箭尚未中断，竟向翰等射来。翰佩诩三将，各中流矢，忍痛支持，且战且回。既归本营，检点兵马，伤亡不少。翰令受伤军士，皆至后帐休养，自与佩诩拔去箭镞，幸尚未中要害，不过各负创痛，彼此敷上箭创药，方觉少瘥，一面遣人报达燕王<sub>祁</sub>。<sub>祁</sub>使人复语道：“奕干雄悍，勇冠三军，未可轻敌，不如暂避凶锋，待虏势骄怠，然后进战，自足制胜。”翰奋然道：“逸豆

归尽出锐卒，付与涉奕干，正为奕干素有勇名，威倾全部，我能杀败涉奕干，部众闻风畏惧，不战自溃了。惟我在宇文部有年，素知奕干有勇无谋，徒播虚声，未识韬略，但教用一小计，便可擒戮渠魁，奈何避锋示弱，挫我兵气呢？”遂佯为高卧，累日不起，暗中却约同平狄将军慕容霸，为夹攻计。霸年方二九，善用双槊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他本与翰等分道异趋，及得翰书，方与翰约期会兵，同攻涉奕干。

涉奕干屡逼翰营，再四搦战。见翰兵固垒不动，他便令兵士指名辱骂，罗罗苏苏，无非说翰背德负义，应速受死等语。翰置若罔闻，但戒军士妄动，违令者斩。约莫过了三五天，已知慕容霸将到，便自起整军，披甲上马，开营跃出。涉奕干正来挑战，还道慕容翰照常闭垒，仍无战事。因此饬众散坐，信口喧呶。不意翰一马当先，厉声大喊道：“涉奕干休得罗唆，今日是汝死期，特来取汝首级。”涉奕干虽然骁勇，见翰突至，声若洪钟，也不禁慌乱起来。忙令部众上马，倒退里许，才与接战。部众不知就里，疑是涉奕干怯退，相率骇走，无复行列。翰引兵杀上，好似摧枯拉朽一般，刺倒敌兵好几百名。涉奕干大吼一声，舞着大刀，挺身接战，翰略与交锋，一来一往，约有数合，刘佩驰马冲至，代翰战住涉奕干，翰即退下，俟佩续战数合，又命高诩替佩。涉奕干连战三将，并不退缩，刀法盘旋，一无渗漏。诩负创未愈，反敌不住涉奕干，涉奕干刀法一紧，没头没脑地劈来，害得诩眼花缭乱，几乎不能招架。忽斜刺里驰到一将，双槊并举，左槊格住涉奕干刀锋，右槊刺入涉奕干心窝，涉奕干不及闪避，仓猝被刺，鲜血直喷，一声狂叫，倒毙马下。

看官道来将为谁？原来就是慕容霸。霸既挑死涉奕干，

便趁势乱戮虜兵,虜兵已失了主将,当然乱窜,逃得慢的,都做了刀头鬼。于是慕容霸在先,慕容翰在后,直入宇文部。沿途无人阻挡,一任他杀到虜庭。逸豆归素无恩惠,部下离心,都一哄儿遁去,仅剩逸豆归家属,如何固守?急忙相挈遁逃,窜往漠北,宇文氏从此散亡。燕王祁接得捷报,也驰入宇文氏都城,尽收畜产资货,辟地千余里,徙宇文部众五万余至昌黎。先是涉奕干居南罗城,为宇文部各城领袖,祁命改为威德城,使弟左将军彪居守,自引诸军还都。赵主石虎,因宇文部本为藩属,累岁朝贡不绝,至此闻逸豆归被兵,特派右将军白胜,并州刺史王霸,出兵相救。及行至宇文部,已成墟落,只得进攻威德城。连日未克,撤兵退去,反被慕容彪追击一阵,丧失许多辎重,连兵士亦死了千人。虎闻白胜等败还,也只有付诸一叹,再探逸豆归消息,已在漠北病死,无从援助了。

高诩刘佩,箭疮迸发,相继毕命,诩善占天文,祁尝与语道:“卿有佳书,独不肯给我,未免不忠。”诩答道:“臣闻人君执要,人臣执职,执要乃逸,执职乃劳。所以后稷播种,尧不预闻。今欲占候天文,必须深夜不寐,未晨即兴,备极劳苦,非至尊所宜亲为,殿下何用出此哩!”祁乃罢议。惟慕容翰还军后,亦因箭疮未愈,卧病多日,嗣得渐痊,在家试骑乘马,有人与翰有嫌,向祁进谗,诬翰诈病不朝,私习骑乘,恐将为变。祁虽借翰勇略,但心下常自忌翰,竟不察真伪,遽赐翰死。翰闻命自叹道:“我负罪出奔,幸得重还,直至今日方死,已是迟了。但羯贼跨据中原,我不自量,意欲为国家荡壹区夏,此志不遂,遗恨无穷,这想是命数使然,尚有何言呢!”说毕,即仰药而死。

会代王什翼犍,因祁妹兴平公主病亡,复向燕求婚。祁使

纳马千匹作为聘礼,什翼犍不允,复书多倨慢语。邗遣世子俊等往讨,什翼犍遁去,俊乃退还。既而犍复遣部酋长孙秩,至燕谢罪,邗乃遣女适代,嫁与什翼犍为继室,一面请代女为己妃。什翼犍乃将翳槐遗女,遣嫁慕容皝。燕代仍旧和好,待后再表。

且说晋安西将军庾翼,代兄亮镇守武昌,府舍中屡有妖怪,乃欲移镇乐乡,上书朝廷,乞如所请。朝议纷纭未决,征虏长史王述,独向车骑将军庾冰上笺,谓不宜徙镇,略云:

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,数万之众,一旦移徙,新立城壁,公私劳扰。又江州当溯流数千里,供给军府,力役增倍。且武昌实江东镇成之中,非但捍御上流而已,缓急赴告,呼应不难。若移乐乡,远在西陲,一旦江渚有虞,不相接救,宁不可虑?方岳重将,固当居要害之地,为内外形势,使窥窬之心,不知所向。昔秦忌亡胡之讖,卒为刘项之资,周恶崤弧之谣,适启褒姒之乱。是以达人君子,直道而行,襍避之道,皆所不敢。但当凭人事之胜理,思社稷之长计耳。安西之请,似不可行,乞公鉴之!

冰得笺后,颇以为然,乃撤销翼议,仍令镇守武昌。骠骑将军何充,本与冰同受遗诏,夹辅晋室,嗣见冰自恃贵戚,事多专断,乃不欲在朝尸位,乞请外调。朝旨乃令充出镇京口,都督扬、徐二州军事,兼领徐州刺史。自是冰主内政,翼主外务,兄弟相应,又把那东晋国家,变做庾氏的产业了。

时琅琊内史桓温,为宣城内史桓彝子,彝殉难后,晋廷特

加优恤,使温得尚南康公主。温性情豪爽,议论崇阔,尝与庾翼友善。翼甚相器重,当成帝未崩时,曾上疏推荐道:“温系当世英雄,愿陛下勿以常人相待,常婿相畜,诚使委以重任,必能弘济艰难,方叔召虎不难复见哩!”成帝乃令温为琅琊内史。温与翼彼此通问,互相标榜,即互相期许。翼常欲灭赵取蜀,乃得温怂恿,更跃跃欲动,遂遣使东约燕王邛,西约凉王骏,克期并举,当即上表道:

羯贼石虎,年垂六十,奢淫理尽,丑类怨叛,又欲决死辽东,孰虽骁果,未必能固。若北无掣肘之虏,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。臣所以辄激天良,不顾忿咎,然东西形援,未必尽举,且议北进,移镇安陆,入沔五百里,通道涓水,先率南郡太守王愨期,江夏相谢尚,寻阳太守袁真,西阳太守曹据等,精锐三万,风驰上道,并勒平北将军桓宣,往取丹水,摇荡秦雍,御以长辔,用逸待劳。比及数年,兴复可冀。臣既临许洛,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,何充可移据淮泗,路永可进屯合肥。伏愿表上之日,便决圣听,不可广询同异,以乖事会。兵闻拙速,不闻工之久也。谨此吁闻。

这表既上,遂调发所统六州兵马,昼夜催迫。百姓不堪需索,怨声盈路。康帝遣使谕止,朝士亦多贻书劝阻。还有车骑参军孙绰,又上笺力谏。翼皆不从,径引众出发夏口,复上表请徙镇襄阳,略云:

臣近以胡寇有敝亡之势,暂率所统,致讨山北,